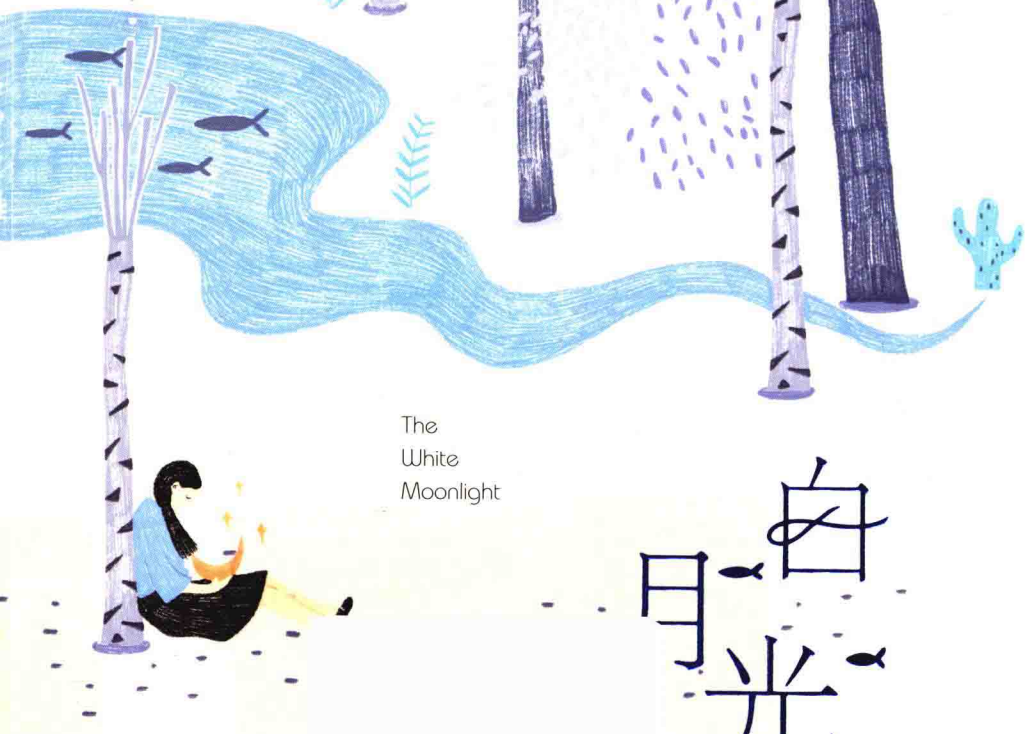


晋江言情大神
为伊憔悴

直击灵魂的
民国虐恋大作



The
White
Moonlight

白月光

为伊憔悴
著

她是一枝被碾作
尘泥的红玫瑰

大梦过后却成了那人心上
一抹挥之不去的白月光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The
White
Moonlight

月光白



为伊憔悴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月光 / 为伊憔悴著.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18-1687-8

I. ①白… II. ①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7459号

白月光

为伊憔悴 著

出品 大周互娱
总策划 周政
总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韩星
特约编辑 周璇 林涛
封面设计 小乔
版式设计 向小腾
封面绘制 Bigpie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338千字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687-8
定价 34.8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The
White
Moonlight

目录 ◊

- ◊ 001 第一章 朱砂痣
- ◊ 015 第二章 书铺凶杀案
- ◊ 035 第三章 小洋楼的西窗
- ◊ 057 第四章 花都夜总会
- ◊ 079 第五章 男主角
- ◊ 101 第六章 所谓善举
- ◊ 123 第七章 考场作弊事件
- ◊ 147 第八章 大少爷的小公馆
- ◊ 168 第九章 演讲大赛
- ◊ 190 第十章 三个人的相亲
- ◊ 207 第十一章 高府寿宴
- ◊ 228 第十二章 离婚风波
- ◊ 247 第十三章 生日礼物
- ◊ 272 第十四章 最佳形象奖
- ◊ 295 第十五章 温暖的围脖





第一章 ⊕ 朱砂痣

她战战兢兢地走到掌柜的尸首旁蹲下，看掌柜的是否活着。突然，她感觉裙角被扯了一下，入目的是
一只苍白的手，她顿时毛骨悚然，吓得魂飞魄散。



初秋，天气晴和，萧山道路两旁有高大的梧桐树，苍翠浓荫掩映中，巍峨红墙，四周角楼，平日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林督军府，因一场喜事，冲淡了森冷。

今日，林督军纳第六房姨太太。林督军已有五房太太，按说纳妾一乘小轿抬进府门即可，无须劳师动众，可是这位新纳的六姨太不比前面几位姨太太。

六姨太年方双十，芳名云缨，是念过女子教会学校的新女性，家境富足，兄长军队里任团军需主任。她早已有意中人，却被林督军一眼相中。林督军不肯放手，费了一番周折，云家才同意把女儿给督军做小。

女方家里提出要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进门，林督军被这位花容月貌的云小姐迷得七荤八素的，无有不可。

督军府后宅，姨太太们并仆妇、侍女都跑到前厅看热闹。侍候六小姐的侍女小楠兴致勃勃地跑回房：“六小姐……”

小楠推门走进小姐闺房，看见六小姐林沉腕趴在南窗下的书桌上打盹。林沉腕眼皮发沉，吃力地睁开眼，模模糊糊看见眼前站着一个小圆脸女

孩，十四五岁的模样，是自己的贴身侍女小楠。

“小姐，在窗下睡，小心着凉。”入秋了，风凉，小姐生了一场大病刚痊愈，小楠走过去把窗户关上。

林沉腕犹自有些恍惚。她刚做了一个冗长的梦，梦里她嫁给了陈道笙，那个她一直暗恋的男人。

她晃晃头，脑子里混乱，觉得梦境如此真实。

她看看四周，这是她的香闺，靠北墙安放西洋式紫檀木雕花架子床，床上整齐地叠放着蜀锦被褥，垂着纱幔；东墙悬挂着一幅画，是仿《游春图》的，还有一幅帖；靠西面墙是一张欧式梳妆台，梳妆台上放着一把桃木梳子，铜胎鎏金掐丝珐琅小香炉里燃着沉香，室内弥漫着淡淡的幽香，书桌上摆放几本砖头厚的书，一本书打开，窗子开着，书页一角被风吹起。

今年是她到督军府的第五个年头。她十一岁时父母双亡，林督军是她父亲的亲大哥，收养了她。她大伯有二子四女，她在府里排行第六，府里人称她为六小姐。

她顺手拿过窗台上的一枚西洋小镜子，水银镜里的人，正值花季，玉白的小脸，目若琉璃，面上尚有迷茫之色。

小楠说着府里的新闻：“云小姐是新式女子，不满父母包办婚姻，给人做妾，背着家人，私订终身，跟情人私奔了。督军很生气，曲副官亲自带兵出城追赶，捉拿二人。”

伯父林云鸿乃三省之首，除了好女色之外，倒也算得上有英雄气概。民国这个时期，军队里的长官纳妾之风盛行，尤其军队里的高级军官，有几房姨太太司空见惯。

小楠正说着，门外传来一个女孩子清脆的声音：“六妹，快走，去前厅瞧瞧热闹，新姨太太已经被曲副官抓回来了。”

进门的是督军府的五小姐林秀琼，她长林沉腕一岁，芳龄十七。五小姐林秀琼穿了一件亮粉缎旗袍，衬得她杏面桃腮，比往日添了几分艳丽。

林沉腕不想出门，她还沉浸在梦中，情绪低落，没有缓过来。

林秀琼扯着她就往外走：“六妹，你整日闷在屋子里，要是我早腻烦死了。”

两人迈出门槛，穿过廊檐，林沉腕回过神来，找话搭讪：“五姐这件旗袍真鲜亮。”

林秀琼低头看看，欢快地说：“真的好看吗？我平常不穿这种颜色，

怕穿不好显土气。”

“嫩粉色娇，别人穿撑不起来，唯五姐穿好看。”

“六妹几时学得这么会说话？六妹平常少言寡语，今日话却多起来。”

林沉腕刹那失神。她虽名为督军府的六小姐，吃穿用度与府里的小姐们无异，然总归是寄人篱下，来的这几年，一直谨小慎微。府里女眷多，平素免不了鸡零狗碎的事，她处处留心，多看少说，以免得罪人尚且不知。

沿着游廊，穿过几重院落，两人边走边说，小楠跟在她们身后。前面不远处就是前厅，林沉腕看见厅外站满督军的卫戍侍从，皆屏气凝神。三个人走近，发现门口立着的戍卫神情紧张，如临大敌。

一个副官认识府里的两位小姐，上前一步，恭敬地小声提醒：“二位小姐，督军正在里面发火。”

林云鸿是个武夫，性情暴躁，林沉腕不想惹事，便要回去，林秀琼拉着她：“我们绕到后门，偷偷看看新姨娘长得什么样。”

小楠年纪小，好奇心旺盛，怂恿说：“小姐，已经来了，看一眼再走。”

林沉腕拗不过二人，于是三个人绕到厅后门，从后门溜进去。督军府原来是一个清朝王爷的府邸，深宅大院，旧日的格局，敞厅后门迎头是一架红木玉石镶嵌山水屏风，重重帷幔。

绕过屏风，林沉腕看见府里的几个姨娘和小姐正躲在帷幔后瞧热闹。

三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林沉腕挨着四小姐林秀暖，从帷幔缝隙往里看，视线正好对上厅堂上跪着的一对年轻男女。两人样子狼狈，姑娘穿着一身方格子旗袍，曲线玲珑，身材凹凸有致，旁边的年轻男子穿戴体面，像富家公子。

林督军大为光火，大手一拍桌案：“王八蛋，吃了熊心豹子胆，知不知道她是本督军的女人，竟敢偷人？今天我成全你们到地下做一对苦命鸳鸯！”

林督军看着这对狗男女，眼珠子都红了，摸出随身携带的配枪，身旁曲副官一看不好，忙上前解劝：“督军息怒，人已经抓回来了，念在他们是一时糊涂，您大人有大量。打死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坏了您一世英名，不如这样……”

曲副官在林督军耳边说了几句什么，林督军看向跪在地上的云小姐。这位云小姐浑身打战，饱满的胸脯一起一伏的，小蛮腰他一只大手能捏过来，旗袍包裹的臀，由于跪姿显出浑圆，旗袍下摆处露出一截小腿白得

晃眼。

林督军喉咙干涩，洪亮的声音降低了一些，就势下台阶：“岂不是便宜了这对狗男女？”

自己的女人，别的男人染指，心里硌硬，他晃了晃手里的枪，对云小姐旁边的富家少爷问：“你睡了她？”

富家少爷空长了一副好皮囊，内里是绣花枕头，此刻吓得抖若筛糠，盯着林督军手里黑洞洞的枪口，怕他手指一动，自己小命就没了，遂结结巴巴：“我……敬她……爱她，怎可欺辱她？”

“你给我老实说，她身子你看过了、摸过了？”

林督军是个粗人，丝毫不避讳，一屋子人想乐不敢乐。

四姨太朝地上啐了一口，小声说：“爷们什么腌臢话都说，这还当着没出阁小姐的面呢。”

几位小姐受新式教育，现在提倡自由恋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对于年轻男女有些亲热举动，见怪不怪。

堂上的那位富家少爷顿时吓得脸色煞白、语无伦次：“摸……摸过，隔着……衣裳……摸，亲……一次，就一次。”

林督军心里骂：龟孙，瞧你小子这出息。我就能坐怀不乱，小白脸就是废物。

不能就这样算了，太便宜这小白脸了。心里这样想着，林督军抬手，手指一屈，扣动扳机，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随后传来几声尖叫。

两颗子弹擦着云小姐和她的情郎耳边飞过，捎带风声，镶进身后的墙里。云小姐双眼发直，昏死过去，她身旁的男子更不中用，一股扑鼻腥臊味传来，只见他身下一摊水，竟是吓尿了裤子。

亏曲副官讲情，留下了这位富家少爷的小命。这位少爷出身商贾之家，父亲是生意人，让曲副官敲了一笔竹杠。其实那家人自从知道儿子拐带走了督军的小妾后，已经备上厚礼，寻到曲副官的门路打点了。

林督军骂了一句：“屎包。”

曲副官陪着笑说：“云小姐乃弱质女流，乞督军怜香惜玉。”

林督军鄙夷地看着吓得如一摊烂泥的男人：“这不中用的小白脸，她也看得上？”

厅堂垂落的帷幔后，五小姐林秀琼回头，看见六妹林沉腕脸色煞白，关切地问：“六妹，我看你脸色不好，是吓到了吗？”

六妹从乡下来，平常没见过这样的阵仗，看到真刀真枪想是吓坏了，林秀琼便后悔拉了她来。

方才枪响瞬间，林沉腕骇然睁大眼睛，捂住胸口，感觉子弹从后背穿透心脏，胸口闷闷的疼，后背全是冷汗。

“我没事，五姐。”林沉腕掩饰心慌。

厅上，林督军走过去把云小姐抱起来。林督军人高马大，轻松抱着昏迷的云小姐去了卧房，云小姐的小白脸情郎张了张嘴，副官把枪抵在他脑袋上，他吓得哆哆嗦嗦没敢出声。

林督军把云小姐放到床上，解开皮带，云小姐眨眼便醒了，惊慌地挣扎，抵死不从。林督军余怒未消，三两下剥光她的衣裳，取下墙上挂着的马鞭，硬下心肠，抽了几鞭子。云小姐细皮嫩肉的，哪里禁得住，遂告饶，委委屈屈地做了他的夫人。

厅堂上，曲副官把人带下去，五小姐林秀琼跟母亲四姨太往太太房中去了。

林沉腕抚着胸口，跟小楠沿着青石板路往回走，直到离前厅远了，她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主仆二人回房后，林沉腕肚腹空空，而此时离晚间酒席时辰还早，就对小楠说：“你去厨房看看，拿点吃的垫垫肚子。”

小楠答应一声出去了。侍候林沉腕的除了这个侍女，还有一个老妈子，府里人称许妈。府里是三姨太管家，这会儿许妈定又跑去三姨太跟前奉承了。林沉腕不是府里的正经小姐，许妈势力，平常多有怠慢。

许妈看了半日热闹，三姨太指使她跑了两趟腿，方回房中，进屋就看六小姐坐在书桌前看书，搭讪道：“小姐没出去看热闹？”

林沉腕没抬头，不搭理她。许妈讪讪地站了一会儿，这时，小楠端着一碟子包子进来：“厨房的人都忙着备酒席，给太太做的素包子，我捡了几个。”

六小姐平常对许妈甚是尊敬，许妈头一回落个没脸，心里不自在，便沉着老脸，将火发到小楠身上，训斥小楠：“不声不响地，你巴巴地拿包子引姑娘吃。”

“是我叫她去厨房找点吃的。”林沉腕抬起头，淡淡地说。

“府里一日三餐，定时定点，小姐现在吃了，晚饭就吃不下了。小姐以前在乡下的坏习惯要改掉，督军府不是那小户人家，没规没矩……”

许妈明着欺六小姐怯懦。这屋里小姐年纪小，许妈作威作福惯了，还想长篇大论，借题发挥，看到六小姐冷冷的眼神，方住了嘴。

人善被人欺，连一个老妈子都敢骑在她头上，这要是从前，府里下人在背后编排她，她也只能忍气吞声。

许妈看六小姐静静地看着自己，目光凉凉的，开始还若无其事地站着，渐渐地，混浊的鱼眼中闪过几分慌乱：“我这全是为小姐好。”

一个原来胆小怕事的乡下丫头，见人先低头，不敢大声说话，这一两年竟让她感到紧张和陌生。

林沉腕声音很轻，但许妈和小楠能清楚地听见：“跟着我，让你们受委屈了。你们如果能有更好的前程，我不拦着，我会去跟三姨太太说。”

许妈不由得紧张，扯出一丝笑容：“小姐想多了，我们跟着小姐，心甘情愿，没有旁的心思，若有那背弃主子的念头，天理不容。”

小楠说：“小姐，小楠愿意跟着小姐。小姐对下人和气，跟着小姐是小楠的福分。”

林沉腕把目光落在许妈身上：“妈妈在府里做事有年头了，妈妈跟我主仆一场，念着往日的情分，我出头求太太，把妈妈荐到姨太太或别的小姐房中，妈妈以为如何？”

她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着衣角，这番话她是鼓起勇气说的。

许妈冷汗掉下来了，姨太太和别的小姐房中，她去了也是给别人垫脚，受人排挤，不如在这屋里，六小姐和善，轻松自在，工钱不少一分。

她从前以为六小姐无依无靠，多有轻慢，后来突然发现六小姐只是平常不大爱说话，其实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如果离了这屋里，三姨太太在她平素殷勤的分上，许能给她一份轻巧的活干，可也不如在六小姐屋里体面、待遇好。她知道自己糊涂，昏了头，急忙表态：“我哪里舍得离开小姐去别的地方？小姐听谁编排说我不愿意在这屋里？我巴不得一世跟着小姐。”

林沉腕静静地看着许妈，没有立刻说话。许妈绷不住，面上露出紧张神色，可怜巴巴地望着她，没了往日的嚣张。

停了一会儿，林沉腕方说：“既然愿意跟着我，我将来到哪里，你们两个都要随我去的，我好，你们才能好。以后该怎么做，心里有个数，别的屋里的事，少掺和。”

“明白了，小姐。”

六小姐说话声音不高，轻言细语，听在许妈耳朵里，好像哪里不一样了，自此她不敢小觑小姐，安心侍候主子。

林沉碗吃了两个素包子，看见剩下几个，对小楠说：“拿下去分着吃了吧！”

小楠把碟子端下去，分给做粗活的用人吃了——做力气活，容易饿，而且晚饭还要等一两个钟头。

许妈倒了一杯温水，林沉碗接过杯子喝了，喝完水把水杯递给许妈，然后拿过书包，复习功课。林沉碗父母健在时，父亲思想比较开明，给她请过私塾，后来她到城里，初小念了一年，连跳几级，进了育德中学。

她没事不出门，躲在屋里死啃书本。她刚来的两年，课程跟不上，伯父给她请了个家庭教师。那是从北平燕京大学毕业的女先生，可惜只教了她半年，因家事辞馆。林沉碗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总算没有落下课业，国文很好。

日影西移，光线不甚明亮，书本上的字迹模糊，她这才有所知觉，抬起头，望着窗外。已是黄昏时分，西洋自鸣钟敲响五下，小楠打开电灯，提醒说：“小姐，吃晚饭了。”

“我吃了两个包子，一点都不饿，晚饭不吃了。”

这座王府旧宅，古树浓荫遮天蔽日，林府的女眷们都在花园一间偏厅里，一个老管家进来问：“太太，时候不早了，喜宴什么时候开？”

大太太看看屋角的落地座钟，对老管家说：“去看看六小姐干什么。一整天没看见她人影，是不是忘了出来吃饭？”

五小姐林秀琼接过话头：“刚才六妹屋里的小楠来说，六妹吃了两个包子，不饿，等什么时候饿了再吃。”

大太太对三姨太说：“告诉厨房，给她留着，她一般晚上看书，睡得晚，年纪轻，不禁饿，晚上当夜宵。”

仆妇、侍女进来摆桌子，奉命去新姨太屋里的妈妈回来，笑嘻嘻地回：“我去时，六姨娘屋里静悄悄的，拨过去侍候的人说督军和六姨娘还没起。”

“把饭菜端到六姨娘屋里。”

闹了这一出，敬茶礼免了，一场喜事草草收场。

已出嫁的二小姐林秀蕙撇嘴，懒懒地说：“我以为云小姐三贞九烈，多有骨气，不过如此。”

大太太蹙眉制止：“你已经嫁为人妇，说话还是口无遮拦。她是你父

亲的人，以后都是一家人，日后免不了经常见面，家以和为贵。”

林秀葳不吭声了。四姨太杨慧珠从前最受宠，这阵子因为林云鸿纳妾，跟他负气，便不咸不淡地说：“男人最没常性，见一个爱一个。”

当年林云鸿曾跟她发誓再不纳妾，结果又有了五姨太、六姨太。男人的话，尤其在床上说的话果然不能信，最靠不住。

是夜，督军府各院的灯火熄了，一片寂静，一抹月光照入素纱帐里，帐子里的人似乎睡得很不安稳。

林沉腕白日受了惊吓，梦中，四周一片黑暗，枪炮声不绝于耳，陈公馆里，纷乱的脚步声和奔跑声不断响着，渝军已经跟琛军交上火，炮火连天，遮天蔽日。

两军交战发生在林督军遇刺身亡时，渝军趁着琛州军心涣散，琛军内部分裂，形成几股势力火拼的当口，突然发兵，琛州城危在旦夕。守城兵将心思各异，琛州城守不住，破城只在旦夕之间。

周妈慌张地进来说：“少夫人，府里人心惶惶，城里百姓都逃命去了，枪炮无眼。”

林沉腕一向胆小，遇事便乱了方寸。

陈公馆房屋建筑是中西合璧，林沉腕住在公馆东侧一幢三层小洋楼的二层，丈夫陈道笙住在旧式庭院里，两人住得有一段距离，一年到头见不到几回面。

松柴在壁炉里烧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林沉腕没来由地心慌，低声对小楠说：“你去请爷过来一趟。”

她平常有几分惧怕陈道笙，从不给陈道笙添麻烦，他不来，她也不去找他。她心里清楚，丈夫陈道笙的心思不在她身上，她便不讨没趣，乖乖地待在自己的地盘。

小楠还没出屋，突然，林沉腕听见西窗下发动机熟悉的轰鸣声，她对这个声音非常敏感。她撩起裙子，快跑到走廊西窗，朝下一望，看见前面两辆吉普车轰然一声发动了，中间是丈夫陈道笙的座驾雪佛兰，后面是两辆轿车，这前后四辆汽车是陈道笙保镖的车。

雪佛兰驶离林沉腕视野前，她倏忽看见了车里坐着的白妤薇，白妤薇身旁坐着的穿黑呢风帽、高大挺拔的男子正是她的丈夫陈道笙。陈公馆大门顿开，五辆汽车飞驰冲入暮色中，眨眼间消失在苍茫暗灰里，引擎声渐渐消失，回归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西窗被风撞开，刺骨的寒风钻入林沉晚衣袍里，她犹如被冰冻在那里，无知无觉。

“小姐，姑爷带着白小姐走了，不要小姐了。”小楠带着哭腔说。

林沉晚有些恍惚，陈道笙不要她了，她一直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

连天炮火已经把黄昏中的琛州城变成一片混沌。

不知过了多久，林沉晚挪动僵直的身体迈步回到卧房。她看向西洋乳白色的欧式大床，昨晚，就在这间卧房里，在这张床上，他跟她那样亲密无间。

他抱着她，滚烫的唇擦过她凉滑细腻的身子，她的身体控制不住地一阵轻颤，月光洒入，照在床上，万般旖旎。他伏在她耳边，朦胧中他的声音低沉性感：“这么敏感？”

她生涩拘谨，他稍一撩拨，她便没出息地反应很大。

“就这么爱我？”他声音沙哑，越发低沉。

她羞赧，脸颊滚烫，幸好黑暗掩着，他看不见。他们虽然已经是夫妻，但彼此很陌生。

她十八岁嫁给他，成婚两年，他忽略她的存在，极少踏进她的卧房，屈指可数的几次同房，都是在他酒醉之后。

最近他对她不似之前冷漠，像昨晚少有的温存，原来是打算带着白小姐走，对她生出了一点怜悯。他不爱她，嫁给他的那天起她就知道，她配不上他，从认识她起，他的目光便从未在她身上停留。

她有一点点委屈，但秉性懦弱的她此刻没有眼泪。在生死关头，她用尽生命爱的那个男人带着别的女人逃离，丢下她在这连天炮火和无尽的黑暗中。

她不怨恨他，只是无措。外面兵荒马乱，她要逃去哪里？

周妈出去打探，小楠匆忙把衣物、细软打成个包袱。她恍惚听见小楠说：“姑爷走了，小姐别傻了，快逃命吧！”

府里用人看主人跑了，争先恐后各自逃命去了。林沉晚浑浑噩噩，被小楠扯着，周妈提着包袱，主仆三人跑出公馆大门，四顾茫然。枪炮声更激烈了，城里有几处中了流弹失火，火光冲天，街道上到处是逃命的百姓，扶老携幼，无头苍蝇似的。渝军强攻西门南门，她们只好朝北门跑。

主仆只顾逃命，却不知危险已悄悄临近，暗处，一把枪瞄准主仆三人中的少妇。

砰砰几声枪响，近在咫尺，枪声从背后传来，林沉腕步履踉跄，捂住胸口，血浸透衣衫。她徐徐回头，一颗炮弹在远处炸响，燃着了民宅，火光中她看到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她。

她吃力地想看清楚凶手的脸，然而视线模糊，电光石火间，她惊讶地看见陈道笙举着勃朗宁手枪，枪口冒着白烟，眼底狠戾，有着嗜血的杀机。

短促的尖叫声后，她猛然坐起，手捂住胸口，胸部隐隐作痛，仿佛子弹穿胸而过。她一身冷汗，中衣湿透了。

黑暗中，她听见小楠的声音：“小姐，怎么了？做噩梦了？”

小楠披衣进来，拧亮了电灯，电灯光线惨白，素色纱帐遮挡住电灯的光，林沉腕的脸隐在暗处，脸上斑驳的阴影晃动，脸色煞白，唇无血色。

“给我倒一杯水。”林沉腕声音微弱，惊魂未定。

小楠端水到床前，林沉腕接过杯子缓缓喝下，水微凉，顺着喉咙滚下，她慢慢清醒，后背的汗一点点变凉，心跳变得沉缓。

她躺下，小楠把帐子放好，看小姐没事，打了个哈气，走到外间睡觉。

林沉腕平躺着，睡不着。自从她病愈后，这个梦反复出现，清晰得如同真发生过一样。

一早，许妈端来一盆洗脸水，放到一张方凳上，林沉腕在手上抹了桂花香皂，她喜欢桂花香皂清淡的香味，小楠把牙粉挤到牙刷上，在浴缸里倒上温盐水。林沉腕洗漱完后，小楠拿来熨烫整齐的校服，她换上，然后出门去偏厅吃早饭。

偏厅里，餐桌边坐着大太太袁正芬、二小姐林秀葳、五小姐林秀琼、三姨太薛曼琴、大奶奶冷桂枝。

二姨太穆怡清一般不出房门，平常命下人把饭菜端到自己屋里吃；四姨太昨晚约人打牌，还没起；四小姐林秀暖于教会中学毕业，不打算念大学，此时还没起床；七小姐林秀萱年岁尚小，不习惯早起。

大太太屋里有大少爷，三姨太屋里有三少爷，四姨太屋里有四小姐、五小姐，五姨太生了七小姐，独二姨太没有子女，一年到头，只有逢年过节能看见她。

大奶奶冷桂枝梳洗利落，穿戴整齐。冷桂枝出身旧时传统家庭，人像她的姓一样冷冷清清，骨子里透着一股傲气。

二小姐林秀葳穿着一身金玉缎改良旗袍，头发烫成时下最时髦的样式，

十指纤纤，涂着朱红蔻丹，妖娆妩媚。

大太太袁正芬有着一张银盆脸，四十多岁，性情随和，是林督军还未发迹时的结发妻子。林督军当官后，念旧情，对发妻相当尊重，家里事无巨细，均需知会发妻。大太太虽说是旧时的女子，但也是心思通透之人，凭丈夫如今地位，再加上官场风气，不纳小，几乎不现实，索性做个顺水人情，凭他胡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男人把心思用在一个女人身上，倒不如泛情，哪个都别想恃宠生娇。想开了，她该吃吃，该喝喝，任这群女人争风吃醋，只要他林云鸿愿意遭这份罪。

用人传饭，大太太袁正芬看二小姐林秀葳，问：“你昨晚没回家？你跟祖秀又闹别扭了？”

林秀葳不以为然：“我不回家，人家求之不得，正好随便，我懒得闹别扭。”

二小姐林秀葳是大太太的亲生女儿，个性跟大太太丝毫不像。林秀葳打扮时髦，人又漂亮，留洋两年回来，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社交场上的宠儿，走到哪里，一干社会名流、富家子弟对她都是众星捧月。

林秀葳的夫君高祖秀是高省长的大公子，行为放浪，跟二小姐两人各玩各的。高祖秀捧戏子，林秀葳就公开跟情人出双人对；高祖秀在外面养小公馆，林秀葳就包小白脸打他的脸。但两家门当户对，碍于脸面，他们不能离婚。

五小姐林秀琼长林沉腕一个年级，两人同在育德中学念书。吃过早饭后，林沉腕和五小姐林秀琼坐着督军府的汽车去学校，两人坐在后面，前面是司机和保镖。

林沉腕从车窗往外看，大街上不少店铺关了门，到处是学生拉的横幅标语，闹学潮。北方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警察误伤了两名学生，学生运动领袖被捕，南方各省学校声援北方学生，教师、学生上街游行。

林沉腕担心今天能否正常上课，果然，上了半天课，下午国文老师就被抓走了，同时被抓走的还有几个教师，都是参与请愿，或因为同情学生而发表一些政府禁止的言论的。

全校停课，班级里的同学一哄而散，但林沉腕没走，留在教室。前阵子她生病，昨天又是伯父纳小，她耽误不少课程。林沉腕借同学笔记，坐在教室里认真补笔记。五小姐林秀琼下午课也停了，来教室招呼她回家。林沉腕想想，说：“五姐，你先回去吧！我坐方家的汽车回家。”

方家经营棉纱，方太太跟林督军的大太太袁正芬沾亲带故，方太太经常领儿子方崇文去林府。林家姊妹里，方崇文独对林沉晔最好。林沉晔从乡下来，课程跟不上，女先生又辞馆，方崇文便主动帮她补习功课。

五小姐林秀琼对课业没多少热情，坐督军府的车先回家了，林沉晔便打算坐方家的车回家。

教室里有三四个同学在复习功课，之后陆续走了，最后剩跟她要好的同学唐昀玉。唐昀玉收拾好书包，走过来问：“林沉晔，你还不回家吗？”

林沉晔抬头，看一眼窗外，尽是明晃晃的阳光。她说：“我笔记没抄完，抄完就走。”

她借了同学的笔记，明早上课前要还给别人。

唐昀玉说：“那我先走了，我家里来亲戚了，我妈嘱咐我早点回家。”

“你先走吧，我一会儿就走。”

唐昀玉说：“那你也早点回家。”

教室里静悄悄的，没人了，林沉晔把落下的笔记补全，又背了一会儿英文单词，从书本里抬起头，发现外面天擦黑了，而方崇文没来找她。她寻思方崇文大概有事先走了，便收拾书本，背着书包走出教室。

督军府离学校不远，走学校正门绕路，如果从后门走，步行四五十分钟就能到萧山脚下。林沉晔决定走后门，步行回家，不坐黄包车。

她穿过校园，走到后门。门卫是一个和善的中年男人，主动打招呼：“林小姐，才回家？”

她是督军府的小姐，学校的人都知道。

林沉晔微笑：“吴伯，我走了。”

吴伯看着她的背影，心说：这个林小姐一点架子都没有，平常不大爱说话，低着头走路，今天笑起来真好看。

从学校后门出去，一路是小街巷，青石板路面，两旁是挂着幌子的店铺。这些店铺都是有些年头的老店：米店、布店、书店、肉铺、熟食店、点心铺子、茶馆等。这条街的古朴气息让林沉晔感到温暖亲切，她对这一片比较熟悉，因为方崇文经常带她到这里买小零食，难得小店铺家传手艺，味道正宗。

余晖散尽，街巷里青砖瓦房蒙上暗灰，烟筒里炊烟袅袅，到做晚饭的时间了，林沉晔加快脚步。

林沉晔想起自己要买一本英文词典，她记得左拐有一条小巷子，离巷子口不远有一家书铺。天已经黑了，林沉晔拐进小巷。这条小巷背街，天

黑后行人稀少。她走进一家经常光顾的书铺。

往常书铺但凡有客人来，书铺里那个年轻伙计便会殷勤地招呼，礼貌客套，今日却没看见人影。书铺里静悄悄的，亮着灯，灯光惨白，有点诡异。林沉碗喊了一声：“掌柜的。”

胖胖的书铺掌柜的没有回答，她觉得奇怪。这间书铺开在学校后门，平常生意不错，白天人来人往的，不过这几天学校停课，学生早放学回家，书铺里便没有什么客人。

林沉碗喊了一声，便迈步往里走，里面空寂无人，出奇安静，棚顶的白炽灯摇摆不定，忽明忽暗。林沉碗经常来买书，跟掌柜的和伙计熟悉。掌柜的四十几岁，为人谦和，伙计殷勤热络，腿勤会来事，今晚的气氛却跟往常不同。

林沉碗四处看，提高声音：“掌柜的。”无人应声。

书铺里是一排排书架，林沉碗小心翼翼地来到书架旁。她隐约记得英文词典的位置，刚想迈步过去，差点被地上一个东西绊了一跤。

她站稳身形，低头一看，顿时惊得汗毛竖起来——书铺的小伙计身体朝下，趴在地上，书架投下一片暗影。借着微弱的电灯光，林沉碗看见他身下竟有一摊血，差点尖叫出声。她急忙捂住嘴，地上血迹未干，也许凶手就在附近。

林沉碗慌乱中瞥见离着不远，胖掌柜倒在地上，头歪着，旁边是一摊鲜血，显然头部中枪。

林沉碗下意识地撒腿就跑，转身跑了两步后又硬生生站住。她转回身，壮着胆子走到伙计的尸体旁，蹲下，试探一下小伙计鼻息，气息全无，可手碰到他的肌肤还是热的，没有凉透，大概是刚被人开枪打死的。

她战战兢兢地走到掌柜的尸首旁蹲下，看掌柜的是否活着。突然，她感觉裙角被扯了一下，入目的是一只苍白的手，她顿时毛骨悚然，吓得魂飞魄散。

她站起身，刚想拔腿就跑，便见地上躺着的人身体动了一下。那人在半昏迷中挣扎着睁开眼睛，模糊看见眼前有人，大概认出了这个小姑娘，嘴唇动了动，发不出声音，手吃力地朝前伸着。

林沉碗惊惧，见地上躺着的人没死，余下一口气，她蹲下，颤抖着要扶他起来。掌柜的被一枪命中要害，呼吸困难，嘴动了动，想要说什么，林沉碗凑近他，屋里极静，她勉强听见：“南……马路……87……下……”